

我看到了社會主義

(增訂本)

中國農民代表赴蘇參觀團 文炳良講
湖 南 省 代 表



湖 南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PDG

目錄

一、離開祖國進入蘇聯.....	(一)
二、在莫斯科.....	(三)
三、參觀集體農莊.....	(六)
四、機器生產又快又好.....	(八)
五、水田和山田都能用機器耕種.....	(一三)
六、風和水都聽人的話.....	(一五)
七、「只有不好的技術，沒有不好的土地」.....	(一八)
八、社會主義不是吃大鍋飯.....	(二〇)
九、不怕年紀老，不怕小孩多.....	(二四)
十、家家戶戶生活都幸福.....	(二七)
十一、人人有文化，人人愛娛樂.....	(三〇)
十二、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是怎樣得來的.....	(三一)
十三、熱愛祖國，熱愛和平.....	(三五)
十四、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三六)

一、離開祖國進入蘇聯

我們是今年四月十七號從北京搭火車動身的。一路去的有七十八個農民代表，各省各地的都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的副部長張林池同志親自帶領。

三天三晚，車子到了滿洲里。這是中國和蘇聯交界的地方。蘇聯政府農業部派了一位委員親自到滿洲里來迎接我們，在蘇聯邊界的火車站上，開了一個歡迎會。從這裏起，我們就改坐蘇聯火車，正式進到蘇聯國內了。

我們坐着一部漂亮的國際臥車，車廂裏佈置得很客氣，有鋼絲牀、電燈、收音機、電鈴、書籍、畫報等等。蘇聯政府特別派了一批醫生到火車上來招扶我們，經常給我們檢查身體，生怕我們生

病。要是哪一個有點頭暈或發熱，蘇聯醫生馬上忙着醫治。醫生們很熱情地對我們說：「我們政府交給我們一個光榮的任務，就是要保證你們安全到達莫斯科，沒有一個生病的，沒有一個頭暈的。」

車子過了滿洲里，便是西伯利亞。西伯利亞是一個很大的平原，有一萬八千多里路長，我們的車子要穿過這個大平原才能到達莫斯科。聽說從前西伯利亞是塊大荒地，一年四季是雪，農作物極少。在沙皇統治時代，許多工人、農民和革命同志被送到這裏來做苦工。十月革命後，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民改造大自然，已把西伯利亞建設成了一個繁華的地方。沿路上看到很多大城市、大工廠，有些工廠的房子有幾里路長；從車廂兩邊望出去，還有望不到邊的麥子和稻子，還有密密麻麻的樹林。我想：西伯利亞都能建設得這樣好，社會主義的力量真是偉大。

二、在莫斯科

從滿洲里動身，經過七天七晚，便到了莫斯科。莫斯科是蘇聯的首都。蘇聯政府的許多首長們，坐着車子出來接我們。在車站上，開了一個很大的歡迎會。下車後，蘇聯政府用汽車把我們送到一個大旅館。這個大旅館專門招待從外國來的客人，普通旅客不能到裏面去住。大旅館一共有十五層樓，高得差點望不到頂。我們是住在第十二層樓上，上上下下都是坐電梯；人坐在上面，機器一動，眨一下眼就上來了，就下去了。我們住的房間很客氣，兩個人住一間，也有一個人住一間的。我和湖北省的農民代表饒興禮同住一間房子。在火車上，覺得火車上的房間很客氣，到這裏，房間更加客氣好幾倍了。房間裏，除了有鋼絲牀、電燈、電話、收音機

外，還有一個自來水的洗澡間。

晚上十點鐘，蘇聯政府請我們在第三層樓的大廳裏吃飯。桌子
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菜。蘇聯同志敬我們的酒，「為毛澤東乾一
杯！」「為中蘇友好乾一杯！」……我們也回敬他們的酒，「為斯大
林乾一杯！」「為蘇聯同志乾一杯！」……很多人都喝醉了，主人和
客人都是滿臉堆着笑，好像做喜事一樣。

我們回到睡的房間裏，已是半夜過身了。打開窗子一看，莫斯
科街上滿街電燈，照得像白天一樣。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
總是睡不着，同房住的饒興禮也是一樣。這時候，我們的心裏想起
了共產黨，想起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領導我們翻身，我們怎麼
能夠到這個地方來啊！

到莫斯科後，蘇聯政府耽心我們在路上受了累，一定要我們休
息三天，不讓出去參加活動。實際上，一路來我們都是在享福，吃

得好，住得好，車子送，車子迎，沒有用腳走過半里路，一點也不覺得累。

我們在莫斯科一共住了十七天。蘇聯同志帶領我們參觀了很多工廠、機關和學校。我們在莫斯科汽車工廠，看到五分鐘就能出一部汽車。當時我就問：「每天造的汽車這樣多，哪裏有這樣多的人買呢？」蘇聯同志告訴我們：城裏的工人，差不多個個都有汽車，農村裏很多農民家裏也有汽車了。從前，聽說莫斯科的地下可以走火車，機器可以搬房子，這回都親眼看到了。我們還參觀了莫斯科大學，有三十多層的高樓，看起來像一座山。

從滿洲里到莫斯科，經過一萬多里，沒有看到過一個用肩挑東西的。我心裏覺得很奇怪。到莫斯科後，不但看不到肩挑東西的，連腳踏車也沒有了，滿街滿巷，都是大大小小的汽車。街上，除開散步的人以外，都是坐汽車的。莫斯科的人，都穿着很好的毛皮

料、絲織品的衣服，有着很好的皮鞋、手錶、鋼筆，婦女們更是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一邊看一邊想，這個國家是多麼富足呵！

三、參觀集體農莊

我們都是從中國農村裏面來的，最關心的是蘇聯農民的生活。在莫斯科城裏，就聽說鄉下農民的生活很好，和城裏的人差不多，但是心裏總有些不相信，只想快點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五月十五日，我們離開莫斯科到鄉村去參觀。全國一百多人，分成五個組，我們中南區和西南區的農民代表編成第三組，由代表團的團長張林池同志帶領我們這個組。開始參觀的地方是俄羅斯加盟共和國의 克拉斯諾達邊區。這是個很大的平原，土地很肥沃，出

產很多。我們在克拉斯諾達城（克拉斯諾達邊區政府辦公的地方），看到這裏的城市也有幾十層高的樓房，也有電燈、電話、汽車、柏油馬路，上樓下樓也是坐電梯，只是城市的範圍比莫斯科要小一些。邊區政府農業部的部長親自向我們作了報告，詳細介紹鄉村的情況。

在這個邊區，我們一共參觀了八個集體農莊、兩個拖拉機站。最先是參觀庫爾幹區的集體農莊。車子一到，車站上已擠滿了來歡迎我們的人。我們剛下車，歡迎的人就跑上來，像搶寶貝樣的把我們搶去了。有的和我們握手，有的和我們擁抱，有的把我們高高的舉起來。一個八十歲的老婆婆，擠上來把一束鮮花送給我們，說：「早就得到消息，聽說你們在下午會來，我在這裏站着等了三個多鐘頭。我愛中國人民，我看到你們，就像看到親人一樣，這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榮。這些花是我自己親手栽的，特意送給你們作個

紀念。」我們從中國來到這些地方，路隔千萬里，想不到他們對我們是這樣的親熱，好像自己家裏的人一樣，以前，我對中蘇友好的意義認識不清楚；到這裏，才真正明白「中蘇人民是一家」。

四、機器生產又快又好

蘇聯鄉村裏，沒有單家獨戶作田的，都是一個個的集體農莊。一個集體農莊的範圍很大，我們看到的，最大的有三十萬畝土地，六千多人口，比我們一個區的範圍還要大，最小的也有九萬畝土地，一千多人口。

在集體農莊裏，都是用機器生產。我沒有出國以前，還只聽說過蘇聯用機器犁田、扮禾。到這裏一看，不只是犁田、扮禾用機器，播種、扯草、殺蟲、擠牛奶、剪羊毛、栽煙、摘棉花等許多事

情，也都是用機器。

用機器生產，真是又快又好，不像我們鄉下用犁和牛，又笨又慢。我們看到一架帶五片犁的拖拉機，兩個人駕駛，一天能犁十四公頃地（每一公頃等於一十五市畝），合中國二百一十畝。這時我想起在我的家鄉——湘鄉上扶洞那個地方，一個人一條牛每天只能犁兩畝多田，要是山上的梯田，那就犁得更少。我們還看到了康拜因聯合收割機。每架收割機每天至少可以收三百畝田的穀子。一個人開着一架收割機，在田裏過一路，一排排的禾就被機器割下來了。就在收割的同時，把禾稈從機器的一邊拋下來，從另一邊就打下了乾乾淨淨的穀子。還有一種更好的收割機，後邊帶着犁頭，它收割了田裏的穀子，同時又犁好了後面的田地。

我在「到共產主義之路」集體農莊，看到用機器栽煙。一架機器上坐七個人，一個人開機器，六個人管煙苗。機器後面跟着三個

人，負責送苗和補苗。機器開動着，挖了坑，接着自動把水澆進坑裏，接着又自動把煙苗放進去，把土封上，最後又把土壓好。比我們用手栽的還要好。用這種機器栽煙，每十小時可以栽三公頃到四公頃，合中國四十五畝到六十畝，比用人工栽要快得多。

摘棉花的機器，我們也親眼看到了。我們去的時候，棉樹還沒有開花，沒有看到實際摘的情形。據蘇聯同志說：機器在棉地裏走一路，可以摘兩行，用鐵筒一樣的東西把棉絮吸到機器裏面去。沒有開的棉桃不會被碰壞。

田裏除草，還有一種更妙的法子：用飛機來搞。只要用飛機把藥粉撒到田裏，這種藥粉殺死豆科植物，不殺死禾科植物。許多雜草（如刺腳茅、大碗花等）都是豆科植物，碰到這種藥粉就會死。稻子和麥子是屬禾科植物，所以不會受損傷。但是，這種藥粉如果撒到黃豆、綠豆地裏，這種豆類作物也會死。所以要使用飛機除草，

必須實行集體化，要有一大片的土地都是種稻子或麥子。像現在我們的農村裏，大多數都是單幹戶，你一小塊地種麥子，他一小塊地種豆子，那就沒有辦法用飛機除草。用拖拉機和收割機也是這樣，連成一塊的土地越大，工作起來就越方便。

我們還看到了很多別的機器，都是做得很巧妙。蘇聯現在共有九十種農業生產機器，可以做一百七十種不同的工作。這些機器，都是工廠裏的工人同志做出來的。蘇聯政府在農村裏設立了很多的拖拉機站。一個拖拉機站要供給周圍好幾個集體農莊用的機器。從前，我對工農聯盟的認識很淺，以為祇是工人要靠農民吃飯，農民要靠工人穿衣，兩下才需要聯盟。對農民要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思想上更搞不通，心想：工人和農民，誰也離不了誰，為什麼一定要分出領導和被領導呢？這回參觀蘇聯後，使我真正認識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工人階級不祇是思想比我們好，本領也比我們高得多。

要是沒有工人階級，農民做夢也莫想用機器生產。沒有機器，我們就不能實行機械化。所以我們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鞏固工農聯盟，並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慢慢走向集體化，走向機械化。

五、水田和山田都能用機器耕種

我們起初看到的，都是在旱地上（如麥子地）用機器。我們這一組的農民代表都是中南區或西南區的，家裏種的多半是水稻。我心想：水稻田裏有水，稀稀爛爛的，怎麼能夠用機器呢？機器好是好，只怕在我們家鄉那塊地方不能用。後來，我們到紅軍區水稻實驗站參觀，親眼看到了水稻田裏也能用機器，我的思想顧慮才打消。你想，在水稻田裏是怎樣用機器的呢？他們原來是在耕種以前，預先把田裏的水放乾，再用機器犁、施肥、播種（他們把穀種

直接播到田裏，不是像我們一樣先播種後插秧。穀種播下去後，馬上就用機器洒點水，使土濕潤。等秧苗生出嫩葉後，再把田裏灌上水。到收割的時候，半個月前就把田裏的水放乾，再用機器收割。

我們在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參觀的八個集體農莊，都是大塊平原，有的一坵田有幾里路長，很好用機器。我想到我們家鄉那個地方，都是山沖裏的田，有的田還在山坡上，上一坵，下一坵，田坵也很小，有的一畝田有好幾坵，拖拉機和收割機這麼大，就是要放也放不了。在那樣的地方，怎麼能夠實行機械化呢？我的思想上又產生了顧慮，只怕參觀了這麼久，回去還是空的。和我同一個組的農民代表很多是貴州、雲南等地方的，他們那裏的山更多，很多都是樓梯一樣的田。他們也有同樣的想法。有天晚上開會，領導上問我們：「你們參觀了這樣久，對集體化和機械化都認識清楚了嗎？思想問題都解決了嗎？」我們把自己的思想情況談了出來。為着幫

助我們徹底解決思想問題，他們便帶領我們到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去參觀。阿塞拜疆是在蘇聯的南部，山地很多。

七月一日，我們到了阿塞拜疆。一看，這個地方的山比我家鄉湘鄉上扶洞的山還要高，很多田也是在山坡上。現在這裏已完全實行集體化和機械化了。山頂上山沖裏都有汽車路，農民家裏也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和在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看到的差不多。使我們解決思想問題最徹底的，是參觀舒沙區的「斯大林集體農莊」。這裏完全是山地，集體農莊的人都住在大山頂上。這座山有一十六里路高，我們是坐汽車上去的。山下面的麥子已經收割了，到山上一看，麥子還是青的。山上住着三百多戶人家，他們的家裏也有電燈、電話、自來水（山上沒有水，他們是用機器從山下面把水抽上去的）。山坡上和山頂上的田地，也都可以用機器。我們看到半山坡上有拖拉機在耕田，這種拖拉機比平原地方的要小一些，有兩